从战犯到公民(3)

◆ 黄济人

“我能够做到以身作则。”郑庭笈抢先发言说,“当然,我过去没有这样的觉悟。子女的妈妈来功德林要我签字离婚,开始我不签,因为我不愿意妻离子散。现在看来,子女的妈妈与我离婚是正确的选择,她应当与我这个国民党军官划清界限。我如今成为公民了,更应当支持她的阶级观点和阶级立场。”

周恩来朝郑庭笈摇摇头:“我不赞同你的看法。家庭的变故是历史造成的,历史已经成为过去,你为什么不可以重新生活呢?哦,对了,你为自己取了一个号,就叫‘重生’是吗?”“是的,是的。”郑庭笈回答说,“那是忻口抗战中,我以营长之身冲锋在前,结果连中日寇三枪,其中一颗子弹距离咽喉只有毫厘之差。大难不死,我就为自己改了这么个号。”周恩来点点头:“你的情况,在座的傅作义部长告诉我了。三十年前,你获得重生,三十年后,你获得新生,既然新的生活开始了,你们就应当复婚,破镜重圆嘛……”

郑庭笈没有想到周恩来对他如此了解,又这般关怀,感动之余,他话说,“从离婚到复婚,这当中存在一个感情的距离。”这个距离很快就被缩短了。郑庭笈出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后,文史资料办公室特意把冯莉娟调来当打字员。不过,她不必坐在办公室,打字机搬进了她的住宅里,而奉命取送材料、三天两头出入她房间的人,正是郑庭笈。

复婚的时间定在1960年的国庆节——郑庭笈对新中国的感恩之心不言而喻——地点就在永定桥南他分得的一套新房。由于国家处于困难时期,他个人也没有经济能力在酒店大宴宾客,所以就让冯莉娟包了一顿素馅饺子,招待了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。最早前来贺喜的是傅作义,当郑庭笈拱手表示感激时,这位当年的国民党华北“剿总”司令连连摇头:“不、不,是我应当感激你!”郑庭笈大感不解:“你感激我什么?”傅作义实言以告:“和平起义前,正当我举棋不定的时候,我在北平看见了解放军空投下来的你在辽阳被俘以后写的广播稿。你说‘国民党江河日下,共产党如日中天’,这是你对时局的正确分析和生动比喻,对我的启发很大。我最后能够痛下决心,回到共产党的谈判桌上来,确实要感激你的及时点拨哩!”“那不是点拨,只是建议,我们没有必要白白送死。”郑庭笈突然想到了什么,“既然你提到了平津战役,那,我还有一个建议,你不妨去拜访一下陈长捷。”

陈长捷与傅作义前嫌冰释,并和邱行湘一道,被周恩来表扬为吃苦耐劳的典型

陈长捷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,隶属华北“剿总”司令指挥。在功德林改造时期,当着众人的面,他不止一次地骂过傅作义:“要我死守天津,战至一兵一卒,他却贪生怕死,在北平搞和平起义,我算是把他看穿了,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,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!”每次骂到这里,站在侧旁的原国民党十二兵团司令黄维总会添上一句:“你不在天津硬打,他在北平的谈判桌上就没有筹码,所以,他还是一个玩弄权术的政客,一个损人利己的小人!”

在水利部身居高位的傅作义,自然听不到这些来自功德林的议论,但是,作为历史的过来人,他怀揣着一种内疚,一种自责,直到把一句话当面告诉当事人为止。因此,早在周恩来接见获赦人员的第二天,他就在西单鸿宾楼单独宴请了陈长捷。那天中午,傅作义早早恭候,陈长捷姗姗来迟。见面之际,陈长捷甩出冷冷一句:“按照我过去的脾气,今天是不会来的。可是在共产党监狱改造十年,脱胎换骨,把脾气也弄不见了。”傅作义哈哈大笑道:“你我是保定军校六期的同班同学,你的火爆脾气,我还有不知道的么?好在你通情达理,大人大量,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一句话,这是埋藏在我心里长达十年的秘密。”陈长捷依旧沉着脸:“有屁就放,有话就讲。”傅作义的神色凝重起来:“天津战事,我应当承担全部责任。因为,平津全局动向,已趋和平之势,结果由于我的犹豫,造成一战一和,既给天津人民带来灾难,也给同窗挚友带来不幸……”听到这里,陈长捷的眼眶湿了,他主动伸出手来,与傅作义握手言欢,尽弃前嫌。

花甲之年的陈长捷终于一扫双目阴霾满面憔悴,容光焕发地回到上海。在中南海西花厅,周恩来希望首批获赦人员都能够留在北京,用他的话说,“这样我们可以经常见面。等到春暖花开的季节,我还可以陪大家去北海划船”。但是,出于需要照顾家庭或者需要家庭照顾的原因,曾扩情去了沈阳,卢濬泉去了昆明,邱行湘去了南京。陈长捷之所以要去上海,是因为他的儿子在那边的一家企业担任工程师。

离开北京的时候,陈长捷与邱行湘结伴而行。他忘不了是周恩来的秘书把他们送到火车站,把他们带进车厢,为他们找好座位,直到汽笛长鸣,火车徐徐启动时,才与他们挥手分别的。当然,十年囚徒生涯,他会铭记共产党的恩典,作为牢友,他也会珍惜邱行湘的情谊。那是在功德林改造时,他们去京郊的秦城农场劳动,陈长捷因为破窑倒塌而休克在砖堆之下,邱行湘奋力营救,凭借浑身的气力,先将陈长捷从砖堆里拖出来,再把陈长捷背到自己的背上,足足背了几里地,才把他平放在农场医务室的担架上。陈长捷苏醒之后,第一眼便看见邱行湘,问:“我怎么会躺在这里?”“我把你背回来的。”“是你救了我。”“是共产党救了我们。”陈长捷唯恐因为步入老年而失去记忆,专门把这段话记录在日记本里。日记本的扉页上面,他方方正正地写下了一句自勉:“我下半辈子的全部事情,就是知恩图报,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,报答共产党的恩同再造,报答友人的手足之情。”

火车抵达南京,邱行湘下车了。陈长捷送到站台上,两人相视无言。先说话的是陈长捷:“回去作何打算?”邱行湘胸有成竹:“不是说要劳他们的谅解么?我已经想好了,高墙之内,我是劳动标兵,高墙之外,我是生产模范!”陈长捷拍拍邱行湘的肩膀:“我要向你挑战……”

陈长捷回到上海,被分到市郊的崇明农场,管理着几个蓄粪池。那日粪车泄粪,泄口阻塞,陈长捷二话不说,卷起衣袖,弯下身腰,伸手将泄口里的渣滓一把拖出,顾不得湍急的粪水直扑过来,溅得他从上到下浑身发臭;那日大雨滂沱,粪池渗漏,眼见如金似银的粪便就要流失,陈长捷大吼一声,纵身跳下,用胸口死死堵住漏洞,直到农场的其他员工赶到。

邱行湘虽然在制盒厂当工人,但是饥饿难耐的岁月里,各单位都发起生产自救。白下区地处闹市,没有空土,制盒厂领到了南京近郊明故宫旧机场的十亩水泥跑道。邱行湘肩扛十斤重的鹤嘴镐,随拓荒大军在这里安营扎寨。他曾经是建造工事的专家,没有想到跑道由三层水泥三层砂石相间铺成,一镐下去,眼冒金星,十镐下去,手起血泡,远比当年的洛阳核心阵地坚硬。他又是一个应对硬仗的高手,所以开垦完毕,制盒厂兵分两路,只留几个人在蔬菜基地的时候,他递交了请战书:“我在这里留下了罪恶,因为当年赴洛阳作战,就是从这条跑道起飞的……”邱行湘的理由最具有说服力,所以他被制盒厂任命为生产组长。不到三个月,他用长满厚茧的双手,捧出了一万多斤蔬菜。

不同收获,但求耕耘。陈长捷和邱行湘的表现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。

(摘自《将军决战已止在战场》中国青年出版社、重庆出版社2013年5月版)

女儿,爸爸要救你

汪浙成

28.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回落到原来的位置

倘若按照时间计算,与汪泉相隔也才七十二小时,但在精神上,心理距离就无法计算了。现在,一度远行的人终于又回来了,我们又能相见了,要给她送去中断三天后的第一顿饭,我和她二姑姑都格外兴奋。

这天,我和环妹早早来到8楼电梯出口处等候。当我和环妹屏声息气,瞪大眼睛在视频上第一眼看到汪泉,有种恍若隔世的茫然。也许是因为她从我们不知道的另一世界的大门口上回来,经历过人生阴阳两隔的劫难,也许是因为她模样改变得过于厉害。原先那张轮廓清秀的脸,由于脑袋上毛发褪尽,面目浮肿,成了方头大脑的怪物。那备受折磨的气息奄奄的病态,和一动不动死鱼般的眼睛,比我在道培医院走廊上第一次看到的那些病人的样子还要吓人。因为经历过这场大灾大难,失而复得,心里多了一份先前不曾有过的怜惜!

这就是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的女儿!终于目睹,亲耳听到了她的声音,还看到她又能重新进食。高兴的同时,也强烈感觉到,刚刚过去的这场生死劫,仅仅几天工夫,对她身体的摧残真可谓是触目惊心!

两天以后,移植第十四天,上午十时左右,我打电话给曹医生了解汪泉情况。自从女儿病危以来,这几乎成了我每日的必修课。“汪泉今天已经能在床上坐起来了!”曹医生在电话里说,声音里透着一丝抑制不住的欣喜,“血象稳定,白细胞5500,血红蛋白8.7克。对一个移植刚刚两个星期的病人来说,能有这样的血象相当不错了!”

“会不会是外援的缘故?”我小声问道。“外援活不了这么久!”曹医生断然地说,“汪泉上个月30日回输,9日病危,最后几天借助于人体粒细胞抗感染,帮助她渡过难关,到今天恰好是第十五天,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治疗效果看,一切都按我们预想的发展着,说明供者造血干细胞在她体内已经植活,开始复制,这些是她机体自身生长起来的。当然,血小板少了一点,不到三万,但这与她目前正在服用抗生素有关。肺里也还有一点轻微的啰音,这些都需要有个过程。胆红素继续直线下降,到今天只有80了。各种症状都在向好发展!”

“那么到目前为止,汪泉是否还有生命危险?”我急切地问了一句,因为这是让我最纠结的问题。“危及汪泉生命的可能性,现在看来应该说不大了!”我又重复问了一遍:“这样的话,是否可以理解为汪泉病危已经过去了?”“可以!”几天来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回落到了它原来的位置。“谢谢,谢谢曹医生!”我觉得自己声音都激动得有点颤抖了。

汪泉移植不久,只是轻度排异,但感染却十分严重,一直困扰着她。第一次病危过去不久,曹医生在舱内发现她说话舌头不灵活,有点僵硬,转不过弯来,看东西视力有些模糊,好像存在复视现象。还出现记忆障碍,问她父亲的名字,倒还能回答上来,但问父亲手机号码,只能记得尾数五个阿拉伯数字,前面的数字想了半天也想不起来。再问她家庭住址,回答说杭州。若再问杭州哪儿,具体住址就记不起来了。问她舱内值班护士小郑叫什么名字,她说不上来。曹医生告诉过一遍,过一会儿再问,又忘了。说明汪泉远记忆尚可,近记忆却一片模糊。

曹医生认为,肝昏迷后病人不应有这种临床症状,怀疑她颅内有问题,立即与航天中心医院放射科联系,对汪泉颅腔和两肺进行了一次CT检查。

第二天午后,我正在层流室外等候消息,见吴彤主任涨红着脸,急匆匆从7楼楼梯上来,在处置室里向刘蓓护士长要无菌服。她刚从美国参加完学术研讨会回国,途中在上海应邀出席上海道培医院挂牌庆典,顾不得回家,从机场直奔医院来了。

我一见到吴主任忍不住高声欢呼起来:“真是盼星星盼月亮,终于把你给盼来了!”吴主任安慰我说,她在美国开会期间,每天与曹医生在网上保持着联系。汪泉的情况,她们事先都已估计到了,劝我别太紧张。说完便进层流室换衣看汪泉去了。

13.波亚想念爸爸妈妈了

安叔没有回答波亚,只是朝长途汽车站走去。波亚跟在安叔身后,心里像是吊了一只水桶,七上八下的。他没有想到安叔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,更无法想象自己会像流浪儿一样露宿车站、街头。如果让爸爸妈妈知道了,就会说他成了野小鬼。爸爸妈妈最看不起野小鬼了,总是说,你不好好读书,将来考不上大学就只能做到处流浪的野小鬼。

星星湾

简平

在长途车站的候车室里,有十几排长椅子,已经有人蜷缩在椅子上睡觉了,还有几摊人在打牌。安叔挑了一排离大门最远的椅子坐了下来,他好像还没有从刚才的沮丧中回过神来,连声叹着气。波亚也在犹豫,要不要再跟安叔说去找旅馆住下。

安叔从包里摸出两只馒头。他向外掏的时候,不小心带出一张小纸片。小纸片落到地上,波亚看见上面有一串数字,好像是电话号码。安叔赶紧捡了起来,放进口袋里。

安叔给了波亚一只馒头。波亚没接,自己从书包里掏出早上爸爸扔给他的那只肉松面包。忽然,泪水不由自主地从波亚的眼眶里涌了出来。

波亚想念爸爸妈妈了。若在平时,这是与爸爸妈妈一起吃晚餐的时候,尽管爸爸妈妈会一边吃饭一边问他学校里或是功课的情况,令他总是想快快地结束晚餐,但他们会不断地给他搛菜,如果是肉,是最好的精肉,如果是鱼,是最少鱼刺的鱼肚子,连青菜,都是嫩绿的菜心。可是,现在爸爸妈妈没有在波亚身边,没有肉,没有鱼,也没有菜心。

见波亚掉泪了,安叔不知所措地连声问:“你怎么了?你怎么了?”波亚索性“呜呜”地哭出声来。安叔急得只会快快地搓手:“你究竟怎么了?快说啊!”“我想爸爸妈妈了!”波亚哭着说。“那怎么办呢?那怎么办呢?”安叔不知如何是好。

安叔想安慰一下波亚。安叔用手去撸波亚的头,被波亚推开了。安叔去拍波亚的后背,又被波亚推开了。安叔又去抚波亚的肩膀,再一次被波亚推开了。

“那你要我做什么呢?那你要我做什么呢?”安叔边说边团团乱转。

忽然,波亚伸出一只手来。安叔不明白波亚要干什么,他一把将波亚的手整个地握在了手心里。“不是这样的!”波亚用带着哭腔的声音喊道。安叔吓得连忙松开了手:“那要怎样嘛,你说!”“握住大拇指!”波亚哭着说。

每当波亚哭泣时,波亚的爸爸都是紧紧地握住他的大拇指的。有一次,波亚问他爸爸,为什么不握住他整个的手。他爸爸回答说:“因为你小时候总是爱咬大拇指!”安叔听了波亚的话,立刻伸出双手,一只手托住波亚的手臂,一只手握住波亚的大拇指。波亚犹豫了好一会,最后,把头伏在安叔的手臂上,渐渐安静了下来。

安叔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。他一动不敢动地紧紧握着波亚的大拇指,觉着心里有一股暖暖的东西犹如破冰一样在崛起,他想了很久想不出那是什么东西,可他觉得以前曾经有过,后来,他想起“父爱”两字,一时竟脸红心跳,那对于他实在是久违了……

波亚闭着眼睛,靠着安叔,一时间,他感觉握着他手的是自己的爸爸。

波亚抹了抹眼睛,问安叔:“我们为什么要睡在车站,不住旅馆呢?”安叔回答:“不就是一个晚上吗?克服一下就过去了,这样可以省下钱来。”波亚说:“我不想省这种钱,在外面露宿很危险的!”安叔大声说:“有我在,怕什么!”波亚说:“还有,我爸爸妈妈要是知道了,会说我是野小鬼的。”安叔回道:“那就不告诉你爸爸妈妈好了。”

波亚摇了摇头,说:“不告诉他们,他们也会知道的,他们有火眼金睛!”安叔听了,笑出声来:“这是骗你的,哪有什么火眼金睛!”波亚睁大诧异的眼睛:“你不是也说有火眼金睛的吗?”安叔摇着头说:“没有这回事,这都是大人吓小孩子的,大人的眼睛和小孩子的眼睛是一样的。”波亚疑惑地点了点头,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大人告诉他这样的实话。但是,即使没有火眼金睛,波亚还是看到了此刻家里是怎样的一番景象。

波亚觉得自己飘飞起来。一会儿,波亚飘飞到了云海中。他一眨眼,一只小船到了他的跟前。波亚跳上小船,在云海里划起桨来。波亚划呀划呀,划到了自己家的窗前。波亚看到爸爸妈妈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。